



乘风破浪的妈妈

夜星

和哥通电话聊家常，他轻描淡写地带了一句：妈后天去成都参加川大同学60年聚会。

我问：谁陪她去？哥答：她自己去，只让我帮她订高铁票。

一个多星期前，妈才吹完81岁的生日蜡烛。尽管我们早就习惯了妈的特

立独行，但这次她要独自出远门，着实让我纠结了一下。

记得上次纠结还是她年过七旬时。某日晚饭后，她云淡风轻地告诉我：周末要去安顺龙宫参加全国散文家研讨会。我随口问：你们在哪里集合？她说：我自己坐高铁去，出站打车直奔龙

宫。

我惊讶不已：会议组织方对参会者有年龄要求或者要求家人陪同吗？“不需要，这个机会难得，你们不用管我。”她快刀斩乱麻结束了对话。

我连着两夜没有睡好觉，最后是老公借口要去安顺参加同学会，把妈顺路“捎”过去又顺路“捎”回来了。

哥长期和爸妈住在一起，对他们的生活习惯、脾气秉性、身体状况了如指掌，这是他不反对妈独自出远门的原因。我问他：路上万一……他说：她会改变决定吗？如果不能，你只管祈祷就好了。

平日里，我和爸妈见面的次数很少，很多次周末想回家看看，妈都在路上；不是去参加协会采风活动，就是去老年大学上课；或者去走走秀练身姿，或者去养生馆做推拿。档期很满，见面不易。有个头疼脑热，她也是自己上医院治疗结束才顺便告诉我们一声。

有一段时间妈爱上了写诗，我每天醒来收到的第一个微信都是她写的现代诗。刚开始是直白的分行表达，渐渐有了抽象间接的意味，文字逐渐个性化，开始展现一个老文科生的文学功底。

妈退休前是高级记者，工作中的她身体力行地生动诠释了“没日没夜”“挑灯夜战”“熬更守夜”这些词。退休

后的她，以直白的诗句写道：报纸啊 / 是一只母鸡 / 每天下一个蛋 / 印刷机啊 / 不停地运转 / 每天一轮新的太阳 / 与读者见面。这首诗的题目是《在路上》，被她排在个人诗歌散文集《一个女记者的诗与远方》的首篇。

妈出第一部诗集时也顺便说了：我还要出第二部诗集。按目前她写诗的速度看，应该快了，而且应该比第一部更有品质。

前年重阳，妈来我家过周末。选了挂有字画的一壁墙为背景，让我帮她录朗诵诗歌的视频，妹现场剪辑好，我用妈的微信开通了视频号后发在了网上。从此，妈只要写了新作、拍了新照，既发美篇也发视频号，不像我的视频号作品少得可怜。

妈爱穿红色，性格比较急。出发去成都那天，妹夫一大早送她去高铁站，停好车准备帮她拍一张照，结果只拍到熙熙攘攘人群中的一个模糊的红色背影。哥帮妈定高铁票时留了心，让妈和当天要送儿子去川大报到的好友一家人买了同一趟高铁，以便路上有个照应。好友儿子今年被川大录取，和我妈当年考入川大正好相差一个甲子。这一老一少在候车室挽手合影留念，意义珍贵。好友两口子分别微信我：你妈看上去就像六十多岁的人。好友夫人还说：学文科真好，我现在开始学国学还来得及吗？

次日晨醒打开手机，妈在5点零6分给我发了第一条微信。她在高铁上草就了一首诗，题为《年轻的心》：锦江在身旁流淌 / 我的河床已加宽 / 水色更清 / 当年的莘莘学子 / 坐小船过江 / 荡出一颗透明的心 / 千万枚绿竹加了微信 / 网名叫诗心和爱心……

一座城，草木氤氲

王太生

一座城，以草木作底色，有水、有云、有湿润的空气、听得懂的方言，让味蕾激动的美食气息。

早晨，城市从睡梦中醒来，早茶店便热闹开来。有人吃一碗面，有人边吃干丝边品茶，最讨喜的是笼里的翡翠烧卖，馅是用荠菜或青菜剁成的泥，点心师傅用手工捏，封口处捏成褶皱，煮熟时，烧卖就开成一朵花。早茶店，是一座城市早晨最亲切的体温。到了夜晚，小酒馆抚慰胃肠，有两样时令菜，螺蛳头炒韭菜、青壳螺肉，肥而不腻，韧而不老，在热油锅里炒，八分熟时，再炒嫩韭，两者混在一起，拌匀，撒上白胡椒粉；河蚌烧肉，蚌是鹤蚌相争里的那只河蚌，外壳乱纹，黑褐色。刚出水的河蚌，拿刀背在壳上敲几下，剔下蚌肉，再用刀刃去扁，将河蚌肉扁紧扁实，腌制的咸肉切成块，入姜、黄酒、水，置锅里煮，小火炖，河蚌肉烂，快起锅时，加些冬笋同烩。

城里有好几家老澡堂子。大池的水，春波荡漾。一拥而上的水，从每个毛孔呼啸而入，激活细胞，沉浸其间，零距离感触城市肌体里的精神元气。

保存下来的老宅院，它们如沉默的故人，彰显这座城的底蕴。沈家大门、陈家井、季家院子、官氏住宅、九十九间半、日涉园、雕花楼……九十九间半房子的原主人姓周，从当初贩卖鸭蛋的小本生意开始，一枚枚光滑青润的鸭蛋垒就他人生财富的连片青砖小瓦。周爹过世后，他儿子将老宅卖了，九十九间半从此几易其主。城里的这些老房子，每一处宅院都有一个人或一个家族的故事。

葱葱郁郁的古木，人站在树下，渺小如蚁，呼吸着清新空气，脑力充沛。1200年树龄的银杏，1000年的柏树，800年的古山茶，400年的老腊梅树，这些都是一座城的草木家当，足够提供你智慧大脑所需的负氧离子。

婉转悠扬的地方戏曲，是一个地方的精神营养。咿咿呀呀的乡土哼唱，老少爷们，大姑娘小媳妇，听得如痴如醉。唱腔高亢、念白

儒雅、水袖婉转。古戏台上，演绎古往今来多少才子佳人的旧情事。倘若没有这些，一座城，少了韵致。

一座城有新城和老城。两千岁的城池里，有一种舒缓的节奏，骨子里的慢。老码头慢，从前有个人坐在候船室里，从傍晚坐到下半夜，老远听到船笛声，等了好久，船才突突驶来。到一个地方去，要经过水码头，船靠上码头，会有几个人下船，几个人上船。船在慢慢走，船走得很有耐心，坐在船上的人不急，要坐一天船，在船上睡一觉，才能抵达目的地；老手艺慢，有家兄弟剪刀店，祖上从扬州过来的，店主人今天70岁了，老人戴上老花镜，花上半天功夫，才磨一把剪刀，一边磨，一边用一块布条擦拭。

城里的数家博物馆，里面收藏着完整的麋鹿化石骨架、图纹华丽的铜镜、先人曾经抛掷过的石块、种过的稻种、井栏、砖瓦，以及鱼化石。一座城的性格与气质，早已在那些被收藏的器物上隐显。

一座城有朴素而淳朴的小人物，每天过着简单快乐的生活。邻居张二爹是个蹬三轮的，生意清淡时，他把车停到一棵四百年的银杏树下睡觉；与张二爹同住一个小区的还有开烧饼店的姚老二，七八年前来这座城市，一家三口做烧饼，他是“烧饼皇帝”，老婆是“烧饼皇后”。每天天不亮起床，生炉子、和面、切葱、刨萝卜丝……姚老二机械的动作每天重复一千次，只在完成他的一件作品：烧饼。“以前大炉烧饼一炉能烤几十只，现在方式改进，小炉烧饼一次只烤二十只。”姚老二忙完了半天的活，手捧一只紫砂壶，跷着二郎腿，坐在一把竹椅上。

很多年前，我的祖辈，都是从别的地方来这里，喜欢这儿就留下来了，从此他们在此生根开花，此心安处是吾乡。

这个季节里，一座城，地脉生阳，花香流动，草木氤氲。



秋天的落阳

冯小川 摄

